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修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二年使詹伯

詹桓伯周大夫

如晉晉使趙成

趙武之子諡景子來致閭田氏族畧唐叔虞之後

成公子懿食采于閭春秋築注閭屬晉與甘相近之邑

甘人

甘大夫襄

與晉閭嘉

閭大夫

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

即陸渾戎

伐潁

今河南登封縣有陽城廢縣周潁邑

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郃即

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

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春秋釋例燕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

弁冠也童子垂髦始冠

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加三成禮

則棄其始冠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

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

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

致閭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巳〕十有三年齊欒施

子雅之子子欒之孫以字爲氏

高彊

子尾之子子高之孫亦以字爲氏

奔魯齊欒高氏

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字曰子旗字樂施子良字高彊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無字授甲以如鮑氏鮑國諡文子叔牙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

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鉞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欒

高敗又敗諸莊城內之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

其室晏嬰謂無字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

蘊乎無字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問曰

齊其何如嬰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

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

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貨厚而收薄國之諸市

踊則足履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煖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至是無字于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衆心

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

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封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

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

慙左傳注地闕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

子于岡山左傳注闕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楚子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南襄城縣是爲西不羹其一在舞陽縣是爲東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申無宇

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

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

伯左傳注檀伯也櫟大夫屬公殺之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邱即雍廣實殺無知衛蒲戚實

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

後事具

〔辛未〕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周之郊甘人弑甘公過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人

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

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鱣是爲平公

魯公子慙奔齊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諡平子不禮于南蒯季氏邑宰南蒯之子蒯謂公子慙字子仲

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也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慙許之告魯侯

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河乃復慙遂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

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慙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

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

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

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齊大子韓皙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

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在今安徽亳縣公子棄

疾作公羊殺公子比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疾

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轡觀起從奔蔡事在靈王二十一年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之子會蕩氏

之族楚子殺遠掩而取其子楚子奪其邑及蕩居掩之族楚子奪其田許圍許大夫遷蔡洧其父死焉蔓成然

字子旗鬬韋龜為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戰焉正

義曰徇之于軍而不殺故猶在楚作亂從乃召公子比即子干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皙時在鄭襲蔡見蔡公

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

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鄭殺太子錄及公子罷

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旣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浚夏

左傳注漢別名

將欲入鄢

卽鄢郢今湖北宜城縣是

牛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

史記靈王獨榜徨山中野人莫敢入不食三日飢不能起

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

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

時不知楚

靈死畏其復來

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

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

皆自殺棄疾卽位名曰熊居

是爲楚平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羣望曰請神擲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

立也既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再拜皆壓紙葬比于訾

楚地在今河南信陽縣

曰訾

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爲令尹初楚靈卜曰余

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訴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余必自取之民患

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

獻公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

簡公子定公寧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

今河南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

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虎祁

晉平公築虎祁之宮

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虢祁宮故址在今山西新絳縣南魯叔弓諡敬子叔肸曾孫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晉人將尋盟齊人不
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閒矣不
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旣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
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而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

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郚用人于亳社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

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

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

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爲平公歸于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是爲惠公歸于陳楚子旣以詐自立恐

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

國中

〔甲戌〕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昧卒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爲

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江蘇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狐廣

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

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

逃去吳人曰先王時吳亦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

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今直隸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綿皋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師

伐鮮虞圍鼓今直隸晉縣春秋鼓國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

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馘悅全反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

以其貳于楚也

【丙子】二十年鄰子今山東鄒城縣春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鄰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

婁叔孫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鄰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

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已見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今安徽當塗縣有長門山在縣西南寰宇記楚徒吳餘皇于此與和縣梁山相對時人呼爲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

句

楚穆曾孫字子瑕

爲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

司馬子魚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

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吳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

諸樊子即闔閭

使長鬣者三人

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

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二十有一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

初鄭裨竈

鄭大夫

言于公孫僑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罍玉瓚

欲以禳火

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復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謂多言者或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明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海淵國人請爲禳焉子產弗許

曰我鬬龍不我覲也龍鬬我獨何覲焉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鑄大錢

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賈重唐尙書云大錢重十二銖

王將鑄大錢單子

穆公名旌單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

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

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

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

無價乎若賈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許男癘飲太子止之藥卒止

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啞不容粒未踰年

而死

〔己卯〕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

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諡冊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乎問樂

于萇弘周大夫樂記實牟賈侍坐于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

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察廟朝之度

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

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及子尚伍員亦曰伍胥奔吳楚子生太子

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

城父楚邑漢爲父城縣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通北方王收南故

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

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陽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

去令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楚子

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尚尚爲棠邑大夫今江蘇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

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

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

作專諸堂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前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奪之司寇與酈

見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下縶有事于蓋

獲衛郭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

遂如死鳥衛郭門外地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喜佗之子諶貞子攻齊氏滅之

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爲驂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竟猶終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拔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

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

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四年鑄無射左傳疏無射鐘名其聲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韋昭國語注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單子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

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重不過石斤百二十斤爲石今作鐘不度不中鈞無益于樂而

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吾聞政象樂樂從和

八音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細無射大林鐘大聲不容于耳陵之細聲抑而不聞非和

也聽聲越也音注遠陵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伯宗

樂官屬焉之所司也亦不聽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王九年合向寧向戌子華定華椒孫奔楚

宋公元平公佐惡華向向華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乃

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實公子御或公子朱遂劫宋公取太子公即景及公母弟

公子辰及地以爲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憾寧子羅定子啓與華氏盟詩公子城與華氏戰不勝遂奔晉既而

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輕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

奔陳事在王二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遂華氏之族時爲大司馬費遂曰敢不聽

命及華向奔費遂子獮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多僚惡獮譖諸宋公宋公

將逐獮獮家臣張句殺多僚刦費遂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以南里宋里名叛華登費遂之子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及宋廚人

濮廚邑大夫名濮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遂敗華氏齊烏枝鳴請皆用劍從之華氏

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

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在事

王二十四年至是楚遠越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成請出華氏以爲楚功

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俱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年次子猛及母弟勾無寵庶子朝

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子猛傳也時子朝之傳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憚其犧信畜矣人犧

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己自無患害也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郊山在河南洛陽縣東北人易致禍難也己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己自無患害也

有心疾崩于榮錡氏河南鞏縣有榮錡氏劉子時劉獻公擊卒單穆公立其庶子劉豳亦曰劉卷是為文公單子穆公

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

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春秋彙纂注揚周邑單子逆王猛于莊宮

莊王之廟以歸王子還子朝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左傳注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驪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劉

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鞏縣西有皇亭即皇也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帥

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猛卒左傳注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勾立是為敬王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諡為

悼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前注見尹氏立王子朝地震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尹即

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萇弘私謂劉子曰周

之亡也其三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子朝在王城故曰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居王

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必大克

【癸未】二年王在狄泉晉侯使士彌牟文伯句之子諡景伯涖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

乾祭北門王城而問于介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樂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

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遊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趙鞅武之孫

諡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黃父注見前

吳滅巢先是吳伐州來吳縣州來楚復取而城之楚遠越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

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安徽壽縣有雞父亭即春秋

至是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圍陽左傳注楚地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

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爲氏今河南沈邱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二

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甲申】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

似之譖殺申夜姑季公若爲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季以告

臧孫

臧昭伯名賜

臧孫以難

先是賜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告曰孫惡惠公之

後，邱孫以可勸

先是季孫怒益宮于邱氏且讓之故邱孫怨意如告子家羈

家氏羈諡懿伯公羊作駒

羈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

子家駒駒曰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也言牛馬之于食已者則柔順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

殺季堅

意如弟亦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

此魯沂水源出尼山逕曲阜縣入于泗今曰西沂河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

聽叔孫氏之司馬馮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邱孫伐公徒魯侯與

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

臧孫賜子家羈從

齊侯唁于野井

今山東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

魯有二鄆此為西鄆在鄆以居之先是有鸛鵒巢于魯師已

魯大夫曰吾聞文武之世童

謠有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

在乾侯徵褰與孺鸛鵒之巢遠哉遙遙裋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

歌來哭童謠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遂出

時叔孫婁在闕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季孫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子齊與公言于輿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歸季孫有異志叔孫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叔孫矯諡昭子豹之庶子闕魯地

今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關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

史記為高昭子名張偃之子

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先是王三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焚東訾今河南鞏縣有東訾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

急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王師

起于滑今河南偃師縣有縣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周鄭分有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晉師克鞏召伯盈與之子諡簡子

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極之子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在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

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丙戌〕五年吳弑其君僚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為楚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

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

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光乃伏甲于堀室

而享吳子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鱄設諸鉞交于

胸而死光遂自立是為闔閭以鱄設諸子為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樂犂孫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諸侯之大夫